

川西断章

李红涛

一、“多友之友”话从头

贵院（我院的戏称）有一位七零后资深（绝无暗示年龄之意）男神特别会夸人，比如你有篇论文入了他的法眼，他就会眼里放着光感叹说，学术训练真是能“规训”一个人啊！在我看来——准确说是在我十五年前念大学读的如痴如醉（现在早已移情别恋）的福柯看来——“规训”（与惩罚）可不是什么好事。不过这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论文”看多了、写多了（多乎哉？不多也！），“作文”就不知道咋写了——那些修辞、那些闪光的语句，全都随风而逝了。规训的结果，请抬头，没错，现在我已经不能再接受一篇文章只有“一、二、三、四”，而没有更具体的标题了。

对多友来说，参加川西之行，实在是顺理成章，对我则有不少波折。作为自封的多友之友一号，为了能跟多友混，我从很多年前就开始下这盘棋了。06年秋到09年底，我在城大念博士，后来又以博士后名义“赖了”半年多时间。在这四年时间里，几乎每一拨多友我都认得，其中很多还在马会楼“打过边炉”（吃过火锅）。幸福是要靠比较的，跟城大食堂的两送饭或者烧味饭相比，打边炉就是难得的奢侈享受了。所以，跟很多多友的缘分，是从“炉友”开始的。

当然，革命不（仅）是请客吃饭。我第一次打入南京多友团内部，是以“418午餐会”（丽丽姐姐纠正：“南大新闻传播学院418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抱歉我只记得“午餐会”）分享博士论文的名义，但印象深的却不是“分享”，而是与南大旧雨新知在鸡鸣寺喝茶。冲着南大的“暖暖情意”，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乐意往南京跑，比如参加丽丽姐姐的工作坊，比如参加欣帅博士生的开题会顺便到南京看看海，再比如今年四月参加多闻论坛下扬州——点点滴滴、步步为营，终于打入多友内部。目的只有一个，“土豪，带着我要可好？”



设计对白：

老白：稿子写完没有？

李红涛：天天催！逼死人不偿命哦。

实际对白：

李红涛：老白，下回多友到哪儿耍？带上我噻……

（摄影师：黄顺铭）

二、“笑问胖子你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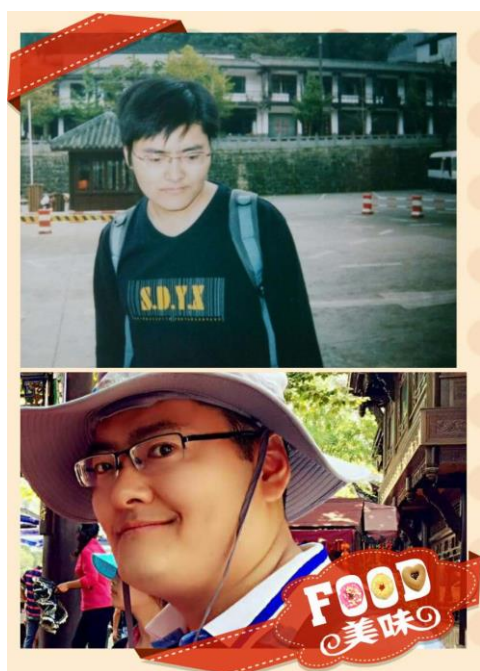
越是在一个地方久居，越是不容易踏足某些“必游”景点，03到06年我在川大念研究生，但无论是武侯祠还是杜甫草堂，那些年都没有去过，更不要说九寨沟、川西了。因为太太是四川人，回四川好比回家。这次川西之旅，至少从成都延伸到阿坝，算是故地重游罢。

故地当然首先是指“川大”，那天一早我们那个多友小分队一路从川大西门穿校园而过到东门再到川大博物馆，一路听我这个私家导游东拉西扯。既然不是专业的，未免夹带私货。“右边那片破楼，南苑，涛哥旧居（不是故居，谢谢）”；“啊！体育馆，里面有个真冰场，夏天特别凉快，我们经常在那里打斗地主、吃刨冰”；“以前我们在这里打排球。。。我负责扣球？啥。。。那时候哥很瘦好不好？”

故地有故人，开会那天的主题演讲中，中文系的王红老师，十多年前就是学院的名嘴，可惜那时我只顾着扣球、打牌、吃刨冰，无缘听她讲过课。这次王老师讲杜甫在成都，当年的学生在自己也成了教书匠之后，听下来尤为感动。今天做老师，要跟各种诱惑抢市场，同事间常常自嘲上课是“卖笑”，非得三分钟一个段子、五分钟一个包袱才好。王老师举重若轻、信手拈来，连各种八卦和段子也都恰到好处。坐在台下，真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我想这正是这份职业最迷人的地方。

故地还有阿坝。2006年硕士快毕业的时候，硕士导师带着那一届的几位弟子、带上我们的硕士袍子，做毕业旅行，就到了阿坝马尔康，现在只记得我们在无边草地上跳起来的场景。2008年汶川地震，太太在成都，我从深圳带着一顶帐篷回去，在川大操场上的雨夜用收音机焦灼地收听着灾区的消息。这一次，车经映秀，过桃坪羌寨，看到跟车导游哈桑的妈妈带来自家树上摘来的李子，恍然唤起那些逝去的时光。

时光却不只是逝去，它还非得在你脸上雕琢一番、刻下年轮。川西回来之后，我在朋友圈发了下面这张照片（太太的作品），配文字如下：“2006年硕士毕业前夕，都江堰青城山；2015年7月，都江堰南桥桥头。十年前忧伤的年轻人啊，你这样故地重游，夏雨荷也认不出你了。。。[谁回复岁月是把杀猪刀我跟谁拼命]”（此处略去66个赞和144条评论）。



诗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胖子你是谁，啊，你是谁？

三、牦牛女婿

这一节将会很短，因为，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们的随车导游哈桑是嘉绒藏族，世代以养牦牛为业（当然，从“传统”到“现代”、从“偏远”到“旅游热点”，这一事实已经变成“迷思”了——比如哈桑家就不养牦牛，而是种果树），于是牦牛就成了行程中的热门话题（不排除有些吃货脑子里想的是牦牛肉）。导游说，在藏地做女婿特别幸福，他们尤其喜欢胖胖的、佩戴眼镜的男生（恨不相逢未嫁时！）。如果男子被招入藏地做女婿，放上几年的牦牛，五十头、一百头、两百头，分上一半，那还了得？于是一车人都怂恿黄顺铭留下来做牦牛女婿，怎奈——

你懂的，他一贯扭扭捏捏，终致错失良机。众人都以为他还惦记着写完那几篇破论文——瞧瞧这点出息。

但就在我望向窗外，看着在草地山坡上肆无忌惮地奔跑的牦牛，脑子里出现的却是这样一幅画面（请看下图——在小朋友都没法跟顺铭“争奇斗艳”）：穿着红裤子、绿裤子、黄裤子，围着红围巾，名师，你是要“放”牦牛，还是要“斗”牦牛哦？



（摄影师：颜梅[?]）

四、洗手间奇遇记

黑完别人，总归要自黑一下。

旅行路上辛苦，也有想象不到的意外情况，但也就是这样才有兴趣。在从都江堰去四姑娘山的那一晚（对，就是后来停电那一晚），我们在山上某地的餐厅吃晚饭。饭后我到楼上的客房“唱山歌”，客房洗手间秉承“开放服务”的理念——锁是坏的，勉强可以带上。换句话说，就在唱山歌的时候，随时会有不速之客闯进来。

那大概是最紧张的十分钟，我双眼紧盯门口，只要见到门口有声音飘过、有人影闪过，就大喊一声，“汰！此地有人！别处去罢！”——就这样，大概遭遇了三拨访客。

唱完山歌、下得楼来，见桌上气氛略有点小诡异，隔壁的南大女神姐姐（是谁，你猜？）仿佛惊魂未定。我望向她，她望向我，

“啊！是你！”

“啊！原来你也在这里~~~”



“你瞅啥？”

（摄影师：黄顺铭）

抱歉，我回头检查了一下，发现文风越来越“逗比”、越来越“不正经”。打住。来一个光明的尾巴。

双桥沟，四人暴走团（君健、顺铭、我和太太），从雪山脚下，顺溪流而下，一直到白塔，那一段的风景，我全都呼吸到肺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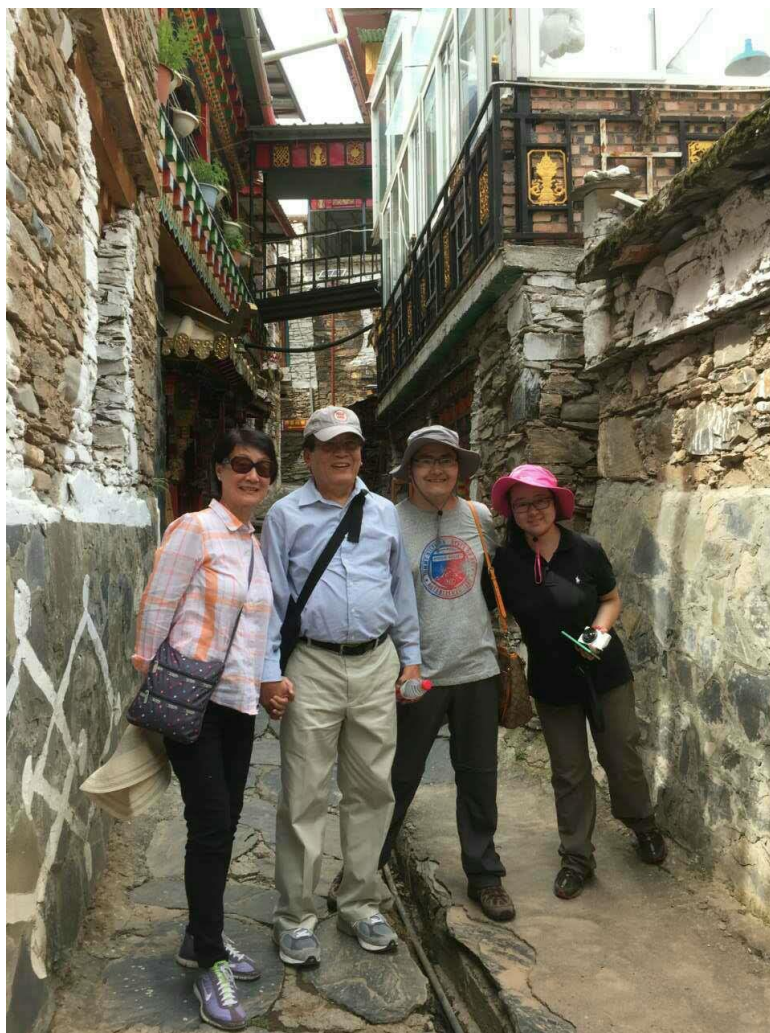
（摄影师：“小猪一号”。谁呀？我心爱的相机噻！）

塔公草原，海龙请大家吃烧烤、喝酥油茶，左左右右的学霸，忘了论文吧？



“来来来，恭喜海龙荣升教授！”（摄影师：塔公草原小店服务员）

在土司官寨，好不容易抓住个机会跟老师师母合影，我们自觉躲在身后，给你们当当小灯泡吧？



(摄影师：黄顺铭)

.....

记忆很多、山高水长。最后问一句，“多友，以后能不能继续带着我玩耍？”

[友情提醒：川西旅行诸事皆宜，唯学术不宜。那天我们在甲居藏寨或者康定路上，后座的大学霸沈荟姐姐邀我讨论她的研究，我这个话痨说了不到十分钟，就感觉来了高原反应，只得作罢。切记，切记。]